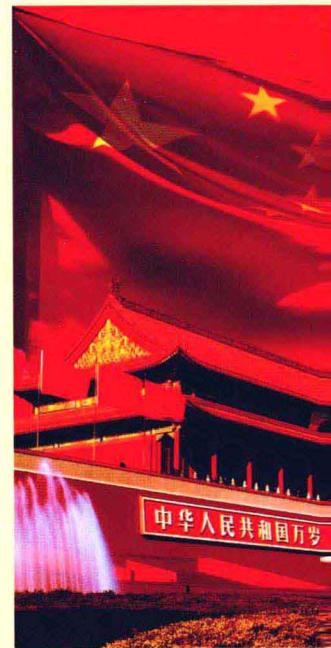


文明中国书典

总主编 赵学文 曹韧 续小强

红色中国 CHINA

丰虹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文明中国书典

总主编 赵学文 曹韧 续小强

红色中国

丰虹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色中国/丰虹编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 4

(文明中国书典/赵学文, 曹韧,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 - 7 - 5440 - 5338 - 9

I . ①红… II . ①丰… III .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 - 革命史 - 中国

IV . ①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8471 号

红色中国

HONGSE ZHONGGUO

责任编辑 康 健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5338 - 9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4120948

为文明喝彩，为中国加油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汹涌澎湃。

五千年的华夏精神，像一片群星璀璨的夜空，平静安详。

我们的祖国，走过千年倥偬辉煌，历经百年屈辱阵痛，穿越共和国六十年沧桑巨变、三十载改革创新，抵达今天，走向明天。几多风霜雪雨，几多歌哭笑泪，从来不曾倒下，永远巍然屹立。——我们的祖国，何其壮哉！何其伟哉！

每一回首，都有不尽的留连；每一展望，都有无数的憧憬。

于是，就有了这套《文明中国书典》。

过去的祖国，龙章凤姿。四大发明书写精彩，圣贤伟人灿若星辰，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博大和包容，绵长和柔韧，雕刻了自己独特的面孔和姿态——那些动人的传说，那些深邃的内涵，如何探寻，如何捕捉？

今天的祖国，万象更新。时代的列车高速前进，窗外的风景倏忽而过。太多的信息和热点在唇语间交汇，太多的观念和价值在头脑中碰撞，太多的期待和希望在闪亮的眼眸中迸射——那些日新月异的知识，那些温文尔雅的情怀，如何知晓，如何拥有？

未来的神州，将走向哪里，这又是一个诱人的谜题。——那

些远方的故事，那些未来的风流，那些人类的愿景，如何前瞻，如何预知？

亲爱的朋友，所有的答案，也许，都可以在这套书中寻觅呢！如果你愿意，请将其缓缓展开。

相信那一刻，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蓝色火苗，会在你的心头悄然点燃。

为了这条长河，为了这片星空，为了将对民族崛起的信心和文明传承的信念传递给你——亲爱的读者朋友，打开这套百科全书式的图书吧，她是中华文明浓墨重彩的画卷，在那里，有锦绣河山、灿烂文化，有礼仪之邦、道德家园，有伟大历程、盛世美景……28册的书典，将向你展示美不胜收的景色。亲爱的读者朋友，畅游在“文明中国”的书海中，你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会发出赞叹和微笑，

让我们一同——为文明喝彩，为中国加油！

目录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引领下的风云时代

第一节 地狱烈焰之中的觉醒之声——新文化运动	001
第二节 燃烧的青春热血——五四运动	015
第三节 伟大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创立	029

第二章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

第一节 第一次携手——国共合作	043
第二节 波澜壮阔的风潮——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059
第三节 鲜血的洗礼——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	091

第三章 洪流涌动的国共十年对峙

第一节 枪杆子里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106
第二节 铁蹄下的抗争——九一八事变	126
第三节 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	141
第四节 一致对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58

第四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再次携手——国共第二次合作	171
第二节 全线抗敌——悲壮的主要战场	185
第三节 坚持到底——敌后军民的艰苦斗争	205
第四节 最后的胜利——日本投降	219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第一节 为了和平与民主——全面内战爆发	228
第二节 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战争	244
第三节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	263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引领下的风云时代

第一节 地狱烈焰之中的觉醒之声 ——新文化运动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独秀

【概述】

新文化运动为 20 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19 年 5 月 4 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此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新青年》封面

【历史背景】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世界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先锋人物】



陈独秀

承担痛苦的先觉——陈独秀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 20 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朝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生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陈独秀又说:“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

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属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独秀的作为,太出格了。但他却这样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分子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种情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一次，大众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涵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胡适与《新青年》 1917年1月，年仅24岁的胡适在《新青年》



胡适

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9月在北大任教，随后出版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术界取得无可争议的地位，短短两年内胡适即与国内顶尖学者并驾齐驱。以这样的年龄，在思想文化界取得如此成绩，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当无第二人。梁启超当年追随康有为进行维新变法，有着康有为的提携、维新变法的影响，梁启超的青云直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胡适全无凭借。

《新青年》这块胡适的发祥地，最早是由胡适的安徽同乡陈独秀开辟的。杂志初创，困难可想而知，汪孟邹积极联系杂志的撰稿人。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了自己的绩溪老乡胡适，并多次代陈向胡约稿。经过汪的穿针引线，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开始携起手来，胡适与《新青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而此时的胡适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面对着孕育和萌动着的文学革命大潮，经过长期的思索和与朋友们的交流，胡适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

文，改变半死不活的文字。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却应者寥寥，同在美国求学的一帮朋友们多不赞成胡适的意见。

当得知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杂志并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时，胡适欣喜异常。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指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他在《新青年》1916年9月2卷1号上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决斗》，这也是胡适在《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作品。1916年10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告诉了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陈独秀接信后，积极鼓励胡适将这些意见表述成更为完整的文章，这就是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此文的发表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死”水。一夜之间，大洋彼岸的胡适名声大振。《新青年》成为胡适一生声名事业的发祥地，年仅26岁的胡适就此暴得大名，开始了他作为名人的生涯。

胡适作为名人地位之所以能巩固下来除了自身的素质，还得益于《新青年》另外两个盟友，即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在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以《新青年》为中心，在《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的呼应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胡适作为新学术、新思想领导人物的地位也更加稳固。胡适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除此之外，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还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如发表的白话诗，是我国最早一批新诗创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终身大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话剧创作。据统计，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共约60多篇，包括有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及读书札记

等。可以说,这一时间里,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当胡适与陈独秀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时,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不谈政治的默契终于被打破,陈独秀开始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最终的分歧在所难免,胡适与《新青年》的蜜月期也就暂告一段落。

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所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所思所想要比寻常百姓更为深刻。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胡、陈二人在《新青年》杂志上产生了分歧,但这并未阻止两者之间的私人友谊。陈独秀在《新青年》遭查禁后仍然私自发行,结果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胡适得知此事后积极营救陈独秀,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见他内心的激愤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和关怀,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青春中华——李大钊 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大黑坨村。1913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是20世纪

初科举制度被废止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成为第一代学生。

当李大钊为“救国救民”的梦想开始奋斗时,陈独秀却陷入了反清二次革命失败后的迷茫。这时,李大钊向困苦之中的陈独秀伸出了援手。他给陈独秀发了一篇文章,对陈独秀进行婉转的劝导和批评,告诉他,这种悲观的情绪是有一定理由和原因的,但是对青年人的影



李大钊

响是有害的，希望他奋起救国。

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创始人开始了并肩协作。1916年，在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杂志一年后，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李大钊回国，在北京以创办报刊等方式宣传新思想，与当时仍在上海的陈独秀南北呼应。1917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力邀之下，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新青年”终于走到了同一块阵地上。

北京大学红楼，被人们视为五四运动的司令部。1918年红楼建成后，一层是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此办公，而陈独秀的办公室就在二楼。这座已经经历90多年风雨的建筑，见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旗手携手合作的经过。

红楼业务部主任陈翔说：“陈独秀、李大钊，包括蔡元培校长都是在这个楼里面办公，而且这也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特别是陈独秀被聘入北大文科院之后，他实际上成为红楼的一个主人。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写了很多著名的文章。”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度，宣传一种新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新旧思想的“遭遇战”，也是一场只有争论没有结论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1927年4月6日，晨风依然带着一丝寒意，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李大钊被捕时，他和陈独秀等人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57967名党员。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等82人，后来，这些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新青年”很多都成为那张著名油画《开国大典》里的人物，而在本次大会上，上一届9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38岁。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李大钊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李大钊说。他担当起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希望唤醒青年，改天换地。李大钊用38岁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箴言。从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到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用38岁的青春写下了青春中国的梦想，无数的“新青年”从此开始了再造青春中国的历程。

《新青年》时代的鲁迅 与《新青年》的结缘，鲁迅自己说过，是由金心异的一场议论而来的。金心异即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钱玄同和鲁迅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如鲁迅自己

所叙记的：“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我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

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或者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



鲁 迅

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另外几篇小说有《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我们从文章风格的发展上看，他比其他作家更跨远了一步，一开头便采取写实主义的笔触。《孔乙己》乃是鲁迅自以为最称心的作品，这名字定得很巧妙，对于小说里这主人公是十分合适的。他本来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传。这本来也是一个绰号，但只是挖苦读书人而已，没有多大意思。小说里用姓“孔”来影射“孟”字，本来也是平常，又因孔字联想到描红纸上的名字，拿来做他的诨名，妙在半懂不懂，比勉强生造两个字要好得多。他是一个破落大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作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致穷得几乎讨饭。他替人家抄书，可是喜欢喝酒，有时候连书籍纸笔卖掉了，穷极时混进书房里去偷东西，被人抓住，硬说是“窃书”不能算偷，这些都是事实。他常到咸亨酒店来吃酒，可能住在近地，却也始终没人知道，后来他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两手撑了走路，也还来吃过酒，末了便不见了。鲁迅在本家中间也见过类似的人物，不过只是一鳞一爪，没有像他整个那么突出的，所以就描写了他；而且说也奇怪，周家的那些人，似乎气味更是恶劣，这大概也是使他选取孟夫子的一个原因吧！鲁迅是首先描写知识阶级的暮景，指点时代变动的一面。

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国立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

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

90多年后，如若再次审视蔡元培的这次鞠躬，人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普通的一次鞠躬何以震动中国最高学府？这就要从国立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说起。



蔡元培

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说：那时候的北大其实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培养官吏的。因为中国科举思想遗毒很深，当时京师大学堂或者后来的北大，一直被作为一个科举考试的替代物，大家都认为在北大毕业相当于过去的进士，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来了后就是要做官。以前科举，考完了就是要做官嘛，所以很多学生到北

大来不是要研究学问，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把它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

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

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